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

策

時議策十二

天章閣對策一道　包孝肅公

朕自纂紹慶長垂臨御寓每夕惕以求勞慮視聽而有冥蒙自近歲以來河朔之間民物散亡水災流注甚可哀憐雖已降指揮賑災傷去處並令賑濟及其暴露傷損之人各令照管外其所慮今契丹雖稱盟好況使介來若非其慕化之心慮有可虞之意傳聞聚甲朔漠議攻西羗夙夜驚心深可預防然事即未萌誠在安平之論或將來北使詞闕成稱西去之名共搆釁端別有邀求之事議論多端未作何回答或以今來詐報西行儻有北顧之虞山川地形甚處可為控扼今以國家方面之材且無自薦備禦之能宴習兵機儒事有枝梧帥領何人消數路偏將何人可稱欲以威禦綏寧何人堪為鎮靜其河朔方自水災衝破戶口流

移而彰敢之外軍儲關之財賦屢空以何法得豐饒或急速之
間以何為備其尚主雖是豐饒將今所用財貨如何更能省費
致物力以衛從容及廣諸路冗兵尚衆作何策精選勇敢復又
戰馬闕絕如何數足故事虽未兆有備无虞此繫安危更可詢
於有位朕朕焦勞得不問悉卿等宜在公忠理當尽陳
臣某昧死再拜言伏惟陛下有神聖文武之資紹祖宗大業以
嚴重器三十年于茲矣睿謀神斷豐功偉績歷選明辟未之前
聞猶於聽政之餘朝御便坐肇成聖策延問近臣思究當世之
切務茲見陛下降意求治之至也臣聞酌言以擇善莫若盡天
下之議然万乘之貴不可使人人畢陳於前故用天下豪傑
賢俊實近在就使其中三數人能悉意抗論於赤墀之前則天
下得失之理如指諸掌矣況今屢延群論預謀安危將推近臣
傅被清問猥以臣等庸冗狀將何以奉承詔旨上副周爰諮諏意
有一二條陳以聞願陛下以至明擇至愚則臣不勝大幸切以

契丹自先朝請盟之後邊鄙無事四十餘年向以昊賊逆命匹
敵上書慢併以和親割地為請朝廷寬大未即絕報遣使人
增以金幣又數年矣然夷狄之性不饜貪不感義不讓勝不忘
敗況內審吾計有不欲加兵之意乎故自去冬以來移帳雲州
以西討為名擬兵來去今又無故遣使來此不有邀求則別生
詭計但慮以不可從之事為言小不如意得以為詞解仇協勢
啟其釁端何況星文示戒水災未弭天意人事未甚和順惟陛
下熟慮而審處之万一无他亦不可忽焉況今三路素為控扼
之所中則眾門遂城南入鎮定西則鴈門句注南入并代東則
松亭石關南入滄州然松亭以南數百里水澤艱險自北界而
出者則塘水足以限其來路惟鴈門句注背長城而南則地里
稍廣漢與胡人古今所共出入之路也自失山後五鎮此路尤
為要害先朝以驍將楊業守代州創築城壘于今賴之緣代州
去雲州數程地又平坦或有侵軼此最可虞孫武曰无恃其不

來恃吾有以待之也无恃其不攻恃吾之不可攻也固不可信
其虛声兆其實備矣臣聞術者人之司命而邦國安危所繫擇
之不可不審且天下不患无人患在不用用人之道不必分文
武之異限高卑之差在其人如何耳若得不次進用則必有成
効荀子曰大賢不待次而舉大惡不待次而誅謂進退賢不肖
豈須歲月哉今河北沿邊卒騎將帥假賣器朽手兵者非將統
少年即罷職老校隱蔽欺訛趨過目前持張皇引惹之説訓練
有名无實臣聞者苟若棄心謂宜委中外大臣精選其有實材者
擢而任之其庸懦者黜而去之若不速為之且緩怠旋畱之則
无所及矣且河北者國家根本之地存亡繫焉近年黄河決溢
水災尤甚飢殍過半公私窘迫亟累下聖詔於郵驛救使命相
望而殘敝荒土未復倉廩虛竭不支數月此乃前日主中外計
者之過也臣頃歲嘗奉使送伴及出疆回日凡三上言乞支撥
錢帛往河北営五穀賤時廣糴蓄以備兇荒然以並塞豐歲

不賜施行方今粒食踴貴之時有司雖竭力營辦而費用不足
何以取濟若更因循不切措置恐非社稷之福惟陛下特出宸
斷銳意而遂行之免成後患臣嘗讀漢書宣帝時以西羌未平
京兆尹張敞建議願令有辜非盜受財殺人者皆得以差入穀
贖罪欲乞下有司議其罪犯可以贖者條具事件差入穀多少
俾河北州軍得以贖罪此亦權宜應用之一端兩兼三路官員
甚衆伏見眞宗皇帝朝以河北荒歉減省京朝官使臣幕職等
七十五員其逐路部署押陣使臣職員自觀察而下悉罷此
先朝令典願陛下遵而行之臣又聞河北屯兵無慮三十餘萬
然備邊防嚴武事不可闕也而老弱者衆緩急又不可用當此
艱食之際供費浸廣萬一糧儲不繼勢必生變乞令本路轉運
安撫司揀退老病冗弱以寬物力且老弱去則精銳者勇物力
寬則贍養者足其近裏兵伍即令漸次抽那於有糧儲州軍就
食不然斯物俱竭爲害不細臣又見頃歲於鄆同州置三馬監

冬侵占民田數千頃乃於河北監內分馬往逐處收養寒來逝一
月死者十有七八迄今為三州之害議者謂不若依舊盡歸河
北諸監以其地給民則馬無所損不緣統轄利害無由而知今
若委轉運司兼領則巡按察視可以革去積獘歲終月及必致
增羨又何患戰馬之不足哉臣前所條陳皆國家之當務而言
事者多及臣謂今之切務者在擇攻守大臣敢當天下之責獨
立不懼而以安危為己任者委以經制四方庶幾可弭向者之
患而紓陛下之憂矣臣愚以為言之者不難事行則為福古人
有云言之必可行也又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願陛下參舉數
善事將機會者思而行之則千慮之一得庶少補於睿聰謹錄
奏惟陛下裁擇

上仁宗攻守二策　范文正公

臣竊覩西事已來每議攻守未見適中或曰必行進討以抑羌
戎臣謂諸路進討則兵分勢寡氣不盛能遠入必迷失向其

饋運輜重動若丘山抄掠賊之巢穴復恐可外非奇將不能辦今若
寇邊常併兵來擾一路每有剋皆令入界牽制其勢將帥有才略
非有素定其欲輕進不知所圖但求些弱之處以剿竊為功旣
不能大振兵威因不能少分戎勢此進討牽制之無功也或曰
宜用守策來則禦之去則勿逐臣觀今之守邊多非土兵不樂
久戍又無營田必須遠饋久戍則軍情危怨遠饋則民力將竭
歲月綿久恐生他患此守禦之策未利也臣荷國重寄曾于務
夙夜營營畧有所補而才疏迂闊不能究見發明今採邊人而戍末
議因不敢謂其可用亦不敢望其必行在朝廷以衆議參之擇
其可否如稱所取乞賜授罪衆今具下項攻守之議依聖旨預攄
次付洪適齎而赴闕者

議攻

臣謂進討未利則又何攻臣竊見延安之西慶州之東有賊
界百餘里侵入漢地中有金湯白豹後橋三寨阻延州慶州

經過道路使兵勢不安策應迂遠自來雖嘗攻取無招降之
意據守之謀漢兵纔回邊患如舊臣謂西賊更有大舉朝廷
必今年制則可攻之地其在於此可用步兵三萬騎兵五千
鄜延路步兵一萬二千騎兵三千涇原路步兵九千騎兵一千環慶自過馬步一萬除官軍外蕃兵更可七八千人軍
行入界當先布號令生降者賞殺降者斬得精強者賞奪老
幼婦人者斬推者併力以殺之服者厚利以安之逃遁者勿
追疑者質其居者勿遷俾安土也乃大為城寨以據其地如
城以險而增修非守地則別擇要害之處以錢召漢中之丈就戶漸壯兼民兵士役作於朝旨令於邊城寨臣以兵方禦
事將係官開置堡寨以令近上人戶以莊夫耕作與兵工兵出食錢並給開戶土人爲耕種蕃者出以堡寨之助候戍
寨堅守當留土兵以守之方請置寨必倍其數使逆全趙明
以安撫之元後全令為寨將句駁使環州也州遂投越明令名東頭供奉官依前寨都巡檢使必嚴其
戍白賊大至則明斥候召援兵合湯東去德靖寨四十里西去東谷寨八十里西南至
寨八十里自歸西去東流寨十里北至環州一百三十里堅壁清野以困之小至則扼險
設伏以待之居常高估入中及置營田以助之如此可外彼

賊勢叛此兵威通得延慶兩路軍馬易於應援所用主兵官

員使臣勇決身死者居其前（王信狄青劉[illegible] 全劉貽孫張建侯）可用策應者

居其次（任守王信[illegible]王遇王文 張宗武譚嘉震王守思）使臣中可當一隊者參於前

隊（張信張忠撥 許遷張懷忠）有心力幹事者營立城寨（周美張[illegible]李[illegible] [illegible]兼[illegible]張[illegible]）

臣觀後漢段紀明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兩錢五十四億

三冬二夏大破諸羌又覩唐馬燧造戰車行則載甲兵止則

爲營陣或塞險以遏奔衝臣以北路山坡大車難進當用小

車二十兩銀絹錢二十万以賞有功將吏及歸降蕃部并就

糴芻粟亦稍足用其環州之西鎮戎之東復有胡蘆泉一帶

蕃部與明珠滅藏相接阻環州鎮戎經過道路明珠滅藏之

居北接賊疆多懷觀望又延州南安去故綏州四十里在銀

夏川口今延州兵馬東渡黃河北入嵐石却西渡黃河倒來

麟府策應蓋以故綏州一帶賊界阻斷經過道路（已上三處 內鄜府一）

（臣不曾到彼更乞下本處訪問 及畫圖取見山川道路次第也）如此取下一處城寨平定

則更圖一處爲據守之策比之朝去暮還此猶爲穩便

議守

臣觀西戎居絕漠之外長河之北倚遠恃險未易可取建官置兵不用祿食每舉衆犯邊一毫之物皆出其下風集雲散未嘗聚養中國則不可遠戍之兵久而不代有星霜之苦懷鄉國之望又日給廩食月給廩緡春冬之衣鞋饋輸滿道不絕國用民力日以屈乏軍情愁怨須務姑息此中原積兵之憂異於戎狄也臣謂戎虜縱降壘垣鎮守當務經遠古豈無謀臣觀漢趙充國興屯田大獲地利遂破先零魏武於征伐之中令帶甲之士隨宜墾闢故不甚勞大功克舉數年之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唐置屯田天寶八年河西收二十六萬石隴西收四十四萬石孫武曰分建諸侯以其利而利之使食其地之毛實役其人民之力故賦稅無轉徙之勞徭役無怨曠之嘆臣昨在延州見青澗城种世衡言欲於本處漸興

田利今聞僅獲万石臣觀今之邊寨皆可使弓手土兵以守之因置營田據畝定課兵獲羨餘中糴于官人樂其勸公收其利則轉輸之患又可息矣且使其從家寨下重田利習地勢顧父母妻子而堅其守比之東兵不樂田利不習地勢復無懷戀者功相遠少田畝許蕃部進納荒田迁資酬獎或量給與價直以儻朝廷許行此道則委臣擇官員約古之義酌今之宜行於邊陲庶幾守愈久而備愈充雖戎狄時為邊患不能困我中國此臣所以言假土兵弓手之力以置屯田爲守利也然臣觀前漢高帝之盛尚有蕭張決勝千里下有百戰之師以四十萬之衆困于平城乃約匈奴和親至高后文景代代如之不絕其好而匈奴屢變往往犯塞殺戮吏民不勝其酷至於書問傲慢下視中國而人主以生民之故屈已含容不爲之動孝文即位將軍陳武請議征討以益封疆孝文曰兵凶器也雖克所願動必耗病謂百姓遠方何今匈奴內侵軍吏無功邊民

父子荷兵日又朕勤心痛傷向日志之未能銷距願且堅兵
設候結和通使休寧北陲爲功多矣且無議兵故百姓無内
外之徭得息肩於田畝天下富寔雞鳴犬吠煙火萬里可謂
和樂者乎司馬遷以文帝能和樂天下協於大樂故著于律
書爲後代法臣謂國家用攻則宜取其近而兵勢不危用守
則必圖其久而民力不匱然後取文帝和樂之德無孝武哀
痛之悔則天下幸甚慶曆元年十一月上時知慶州詔答曰將卿果遲遲未甚爲用深浩岸然或議
恐未爲良籌假令克獲又須守備若且勤講求於早嚴設扞禦制其奔衝則耕而進擴堡寨而爲經遠可據鋒特久固宜
保將及意與鄰路互相應接盡心畢力有便宜密具以聞

仁宗賜手詔問十二條皇祐元年

朕據宸極之尊託億兆之上歴選謹盈成之戒豈忘勵翼之懷然
而監于猷爲未臻古治勤於靖複靡致善祥比來星文屢有譴
見夙夜思省匪敢寧居蓋慮德政闕修刑賞差濫久有冤滯而
無控愬之路民已罷困而無寬恤之寔官局具設而職務或曠

典章備存而綱紀不振科役煩重肆成暴刻軍政隳墮莫爲經
制教令輕出有司未安賢智在下遺而弗舉姦倖安家而不卹
惠澤旋壅而不流有一于茲足戾和氣况深惟廟社之重祇荷
祖宗之承欽畏天明詢救人事嘉与近輔交修闕職庶幾咸戒
以底休平宜令中書門下樞密院將此十一條於軍國庶務中
推求實事有合更張振舉者盡具條上朕當悉心詳究即議施
行咨尒股肱咸體予意

答御札手詔 皇祐元年　　文潞公

臣等各以非才叨居大任不能裨益聖政燮和陰陽以致星文
屢有變異天下飢人事上貽聖憂陛下曲示包容未賜罷免責以
來効使之極言昌言至盡者因寬大究受伏讀欽歎失圖恭以
陛下堯舜用心禹湯罪己欽若天戒增修聖政弭災召和宜集
休應聖詔曰德政闕脩刑賞差濫臣以爲刑不爲貴近而屈賞
不可僥倖而求則无差濫矣刑賞不濫則德政自脩又曰人有

冤滯而無裁理之路民已窮困而無寬恤之實臣以謂人有冤
滯必由郡縣及按察之司欲敘陳訴若猶未伸又許撾鼓詣
闕冗壅遏之理然更須州郡官吏常得其人盡心伸理則民絕
冤滯矣今冗費無藝國用窘乏故歲一不登下民艱食雖欲恤
之而力亦不足也若減冗不急之務罷無功之賞及兵籍官吏之浮
冗者稍沙汰之則庶幾國用不乏之則可以有恤民之實矣又曰
官局具設而職務或弛典章備存而綱紀不振臣以謂為官擇
人不使僥倖者求而得之久於其任考其殿最而示黜陟之典使
賢愚遷速易不為苟簡之政則職務舉敢廢弛祖宗之法備在典
冊舉而行之以若其易但不為權倖所撓則為至難矣若上下一
心守故典章堅如金石行此号令信如四時則綱紀振矣又曰
科役煩重肆戒具刻事政僭有弗貲為經制臣以謂前之所陳
減不急之務罷無功之賞汰兵吏之冗則國用不乏國用不
乏則可以省科役之煩重　相郡官吏常得其人雖有科役亦不

至於果效矣願擇將帥稍假威權撫馭士卒不務姑息務使貴
臣驕將無存於其間則軍政自肅而有經制矣又曰教令無出有所
未安責利在下遺而弗舉臣以謂令出惟行慎行始出出而不
植故行之未安近歲以來弊於煩擾由議臣輕建言而須必行
行之無效而終無責或雖有嘉謀而事無近效人之多言撓為
沮議朝廷不能持之故多中改條其事狀此類尤繁舉將任官
宰相之職宰相不能悉知其人但當慎擇臺省長官及州縣大
吏使如近制各舉所知庶幾無遺才矣又曰教存安求而不抑
此正今之所患臣等繼日議之矣又曰恩澤旋壅而不流臣以
謂朝廷推恩雖下究然恐郡縣之吏不稱朝廷之意或逋負
之物合除而未除深冤之人可釋而不釋如此類者更宜申明
聖詔臣將此十二條於軍國庶務中推求實事有合更張振舉
者盡具條上朕當選公詳究即議施行有以見陛下求治之心
勤切之至所恨臣等空疏不能上副好問雖然敢不罄竭愚衷

雖有所裨然今所陳乃其大略蓋慮繁詞成瑣語徒煩睿覽
無補大猷臣等欲將十二條事目舉一兩條細述合更張振舉
事件候時面奏委曲敷陳所冀言之必行之必當斯亦舜禹
皋陶吁謨都俞之義也臣等不勝區區聖詔曰德政闕修刑賞
差濫臣等近奏以謂刑不爲貴近所屈賞不爲僥倖所求則無
濫矣臣昨者請略舉一端如往年蘇舜欽劉巽以進奏院賽神輒
用官錢助會坐除名去年曾覲與宋永宗賽神用官錢其罰當
盡贖錢數少而曾覲等止停見任近日史昭文等以不覺察手
下人吏取受糟場錢物衝替未得與差遣今看詳糟場官闕紙
降等却爲昭文所發亦是不覺察吏輒敢受一例衝替而昭文
即時勑令與差遣其同事人馮稅亦連坐落後而劉佳等衝替加
效此蓋昭文曾與其以親近而從輕罰蘇舜欽從降等以疏遠而
受重責又去年親事官作過皇城司官吏皆坐重責然臣近
見蘇轍止於降秩補外士論年即皆復職或更遷官往年張誘

以保州及李歇事降黜數經大赦至今未復舊職官爵乞皇帝
司導審重議罪則張丐等雖為輕外擢舉再理似未均不惟刑
罰失平實恐貴倖壞法臣等以謂今後用法理當振舉更務均
平賞典之濫則如近日司天監周琮李用晦止以選課日辰便
乞轉官任平醫官別無勞績妄乞額外轉遷如馮琦翟家蘇惟
和伎遇明之輩賴陛下聖斷皆與裁抑然未悉如先朝之制及
前後條貫更欲申明遵守聖詔曰人有冤滯而無控訴之路臣
等請人有冤滯公由郡縣按察之官節級陳訴若未申雪又許
撿鼓院撿詳計無壅遏之理今欲更敕約轉運司提刑司凡有
理訴並令子細究詳如事理稍涉冤枉即選官就近覆勘勿令
須謁推延免致貧窮無資不能詣闕者抑而無告臣詔曰民已
困匱而無賞恤之實又曰科役煩重肆成暴刻臣等以謂國用
素則科役煩科役煩則民困匱民力既困國用自乏雖欲恤民
不可得已臣等竊尋國用窘乏之由恭惟祖宗以來置兵與

吏及賞賚賜予皆有定制量入以出故財不屈之自康定用兵之後冗兵新增幾四十萬數年以來雖逃亡減廢之外猶不減三十餘萬每歲所費衣糧錢物等共約三千萬貫匹兩石束賞費之數不在焉兼自慶曆二年後又添給二廣[illegible][illegible]每歲共四十餘萬匹兩加以頻遭水旱復除租賦則國用不得不窘則科役煩科役煩則民力困今將恤民之困窮寬民之私役正在省冗費而已省冗費之大者在減冗兵臣等已嘗奏述欲於今冬別立揀兵之格密降付逐路轉運使俟至春首依當年例會鄉兵同共依新格揀擇老弱以減冗費其次則罷不急之土木停無功之賜予抑僥倖之求請省員外之冗官衣服用度務從儉質多方節約諸事簡儉年歲之間漸期足用國用既足則科役不煩則是恤民之實矣聖詔曰官有其設冗務或苑典章猶存而綱紀不振臣等以謂官得其人職務自舉選守任官正是臣等之責乞官須擇人不堪拘以資格害於事實當特拔其

殿最三載考績必行黜陟百官修飭孰敢懈弛臣等請略舉其
弊只如省府之官及外計之任近歲以來遷改頻速有如假道
豈暇察職務爲一切苟簡之政而職業不得不弛臣等欲乞更
頒詔敕約束中外之官必須二年之外方許遷替考其殿最而
升降之若特敕擢才則不在茲限所謂典章者朝廷之大法祖
宗之舊制舉而行之執而用之豈有綱紀不振哉盖近歲已來
緣貴倖之臣墮天法壞舊制者多矣臣等略舉其尤者祖宗之
制官有定員今員外而置官者多矣如勾當皇城軍頭司及鹽
官使副之比是矣文俸祿之法各有定制等級爲國不可差
今則有任觀察使而請留後俸者如此之類其徒寔繁臣等欲
乞今後更不溢舊額而置官逾本官而受俸一守祖宗舊制不
爲貴倖所侵則綱紀振矣乞特頒一詔敕處分聖詔曰軍政[illegible]
墮而罔莫爲經制臣等嘗請慎擇將帥不務姑息勿使貴臣嬌將
責之重政自肅矣聖詔曰敕令輕出有所未安臣等嘗請慎乃

出令出惟行若輕出之必有未允則數易屢改此為政之大
弊若近日錢令蓋法為繁不細而建言者謀之不滅未嘗有責
此所以紛輕改作而易發弊也往年建言諸州招刺義軍去歲
却揀配霸營人心騷然其始不能詳慎致數年便有改易臣
略舉此數條盡事之獨大者聖詔曰賢智在下遺而弗舉臣等
掌謂與賢擇才輔臣之職輔臣之能否悉知衆才惟當慎擇臺
省長官州郡大吏使如近制各舉所知庶幾無遺才矣然臣等
敢不益勵蒼篤造博求才智將期得人之美上副任賢之心聖詔
曰蓋俾妄求而不抑臣等以謂近臣貴戚醫工卜祝及諸司人
吏因緣請託妄述微勞希求內降如此之類尽守條制一切裁
抑則官邪之路可以漸塞聖詔曰惠澤旋壅而不流臣等嘗謂
凡有推恩赦下究悉州郡之吏不稱朝廷之意或逋負之
物當除而未除流竄之人可釋而不釋臣等欲乞應經前年大
赦合放逋負物色如省司以未見保明文字州郡以未受朝省

指揮至今尚行催理者速令勘會依赦編除綿配之人除係屬揀選路分外有已經量移情理輕者今具元犯奏聞看詳依赦釋放

上仁宗荅詔條畫時務　樂全先生

臣今月日蒙召對資政殿賜手詔一道朝廷急務俾之條畫以聞臣以庸昧謬居近列論思獻納乃侍從之職不能救效夙夜拾遺補闕聖心焦勞躬再請問陛下有循嘿之罪開導發陋之見敢不悉情極慮粗陳大躰上冒衡石少補塵露臣子之分不勝至幸伏覩手詔去西陲禦偹天下驛騷趣募兵兵急調軍實雖常賦有增而經用不給累歲于茲公私匱乏此足以見陛下社稷之長慮憂民之深意也當康定之末慶曆之初朝廷議刺民兵增添軍籍之時臣忝諫官屢上章疏極言其害至于今日事勢果然臣昨在三司計會天下財用出入之籍及建隆以來國家舊養兵數見朝廷速加圖議蓋太祖朝取荊湖收蜀平廣南偽河

東禦西戎北虜者兵不及十五万人太宗朝平河東備廷賊禦
北虜將兵閱馬志在收取燕薊然留兵不過四十万人章聖朝
備廷賊禦契丹蒐募戰士及契丹請和并得它後稍稍消汰省語
輔目曰今之兵尚古不同古者三時務農一時教戰民即兵矣
今皆坐待衣食困國家經費至廣不可不謹於選練故住招募存
疲老以減冗食至于寳元幾四十年天下可謂又安矣向因西
戎阻命宰相非其人處置不深事失幾先遂致大搔始籍民兵
伐縣以補軍籍陞諸州廂軍以充禁旅增虛名以受實弊至于
陝西河北京東西增置保捷一百八十五指揮武衛七十四指
揮宣毅一百六十四指揮慶曆三年因王倫張海等狂賊數千
人更於江胡淮浙福建諸路又添宣毅等二十四指揮冗內外
增置禁軍約四十二万餘人通三朝兵且八九十万人其鄉軍
義勇州郡廂軍小軍小分半分剩員等不在此數軍人日多民
日少須求七年之間天下大困生民之膏血澤竭盡國家之倉庫

空匱。三邊稅賦支贍不足，募客人入中糧草，三司在京給還錢
帛，加擡則例價至三倍。以此度支大計日窘，外則剗刷諸道之
物，中則侵用內帑之財，厚賞聚斂之人，賤立營置之令，苟循目
前之意，莫為經久之慮。天下之事可憂者無大於此也。凡此冗
兵非唯困天下之財用，方且成天下之禍階，若不早圖，後無及
矣。自景祐已前兵不及四十万人，三司歲計不聞有餘。今而八
九十万人，則何以得足？此雖愚者亦可見矣。若更加之以橫費，
因之以飢饉，國家安危之計，臣愚切甚寒心。且兩曾具此事，條
敷奏，而中書樞密院未聞有所改為。即今便有改為，猶須效在
累年之後，如救焚溺，緩則益不及矣。然茲事體實大，非君臣同心
而上下協濟，則事必難成。伏望陛下且先將臣此言詳問兩府，
若別有長策豐財足食，則非臣識智之所及；若量入以為出，必
無以善於後，則乞嚴令天下禁止招募軍人，令逐路轉運使提
點刑獄更互分按所部州郡，揀選疲老，使之放停，歲須三兩次

更互巡歷只依常程旋旋揀放所得宜露朝廷密旨若雖係禁軍其間羸弱懦怯教閱顢頇退就廂軍者亦聽從便密樞密院點勘軍籍其人數者即令團併以員軍員其馬軍元馬者即為召募如願補填步人者稍經補充近上衣糧優劇軍分其有馬者即勻團併足成指揮人之堪教習準備使用仍詔諸路經略部署司使牒知朝廷深意有專懷自任死敵国之心者亦在陛下斷自聖心懲一足以警衆矣此其省兵之大略至于嘉謀密議權術幾微則有者密之司又非目所得詳知者也手詔去承平復久仕進多門人得政濫員多闕少滋長奔競糜費廩祿此又見陛下深思官濫欲清其源之大指也且不敢遠言前代及祖宗朝事請即以景祐年來有遇事之時較之即可知其冗且濫矣臣曾較當三班院約計在院使臣景祐中四千餘員今六千五百餘員自任御史中丞有本臺班簿點算景祐中京朝官不及二千員今二千八百餘員自判流內銓取責左銓選人景祐不

知數目大約三員守一闕略計万餘人十年之間所增官員之
數如此若更五七年後其將如何員數既多賢愚肩淆十不辨
又難分別勸罰不立士鮮全行此則天下之所以日不理也今
略數入仕之門礼部貢院所放進士明經外近例率以舉數編
排別試若恩澤入每榜不下三數百人文臣兩制兩省少卿監
以上每歲奏廕子弟諸路轉運使提點刑獄正郎及帶職員外
郎遇郊恩例得奏廕子弟武臣自諸司副使軍職大校以上至
于宮掖嬪御內臣近職每歲或遇郊恩奏廕皆有常例又文武
官內職任或致仕遺表及諸色特恩錄用者又諸班殿侍三司
軍大將內外胥史牙校出職如此計會每歲入官之路僥倖繁
接日生新例不可勝數廩費倉廩祿賜擾民經營關次因緣請
託各爲身謀衣食之所迫逼奔競滋長勢使之然塞源培本在
陛下命令而已乞令中書樞密院各具逐年諸色入仕名目及
人數貳其徼倖弊濫尤甚者逐色別立條約稍加裁損其屬三

司殿前群牧司等處編敕條貫亦乞各委明敏諳事近上官員
運行詳定目闕先朝以前雖將相大臣之家子孫猶多白衣未
任者今自少卿監以上輒每歲任一人不亦過乎如此之類可
謂僥倖弊濫尤甚者稍加裁損未為傷事也若只因循今日之
例人浮政濫轉恐甚矣乎詔云牧守之職以惠綏吾民而與聞
奏舉將帥之任以威服四夷而難於稱職豈制度未立不能變
通於時耶豈循資歷非才不能勸勵於時耶此又以見陛下愛恤
承民不忘邊患之意也目請只以祖宗時事言之祖宗之時文
武官不立磨勘年歲不為陞遷資序有才用名實之人或從下
位便見超擢无才用名實之人有守一官至十余年不敢轉者
其任盡當或知縣通判知州有至數任不得遷者故當時人皆
自勉非有勞效知不得進故所在職任率多循謹以上用人元
令格惟才是用自祥符之後天下治平朝廷之議益循寬大故
令自監當入知縣知縣入通判通判入知州皆以兩任為限又

令守官及三年者為考課改轉後又不限在外在京在任不在
任俱累及三年即例得磨勘先朝行之人始知恩未見有弊及
令歲年深久習以為常皆謂如此遷陞本分合得元賢不肖莫
知所勸故牧守之職罕聞奏最此實制度不能變通於時者也
陛下如欲变而通之合稍釐革此制其應磨勘敘遷者必有勞
績可褒或朝廷特救擇官保任者即与轉遷如元勞績又不因
保任例更增展年考庶幾乎人稍知勸勉求自効其保任之法
不當一例準須選擇清望有才識之人如此則是委執政之官
舉清望官委清望官舉親民官世有額員隨員數令舉又足
以見聖恩急于愛民之意此亦小变今弊矣至于將帥之任尤
宜駕馭得術仍須久於其職李漢超自太祖時任齊州防禦使
兼関南兵馬都監至太宗朝擢授應州觀察使仍守関南通十
七年胡虜畏服不敢窺邊止得一改官而已太宗任郭進西山
巡檢二十年賀惟忠守易州十余年李謙溥守隰州十年姚內

臧守慶州十餘年董遵誨守通遠軍十四年侯贇守靈州十餘年
真宗任楊延昭守高陽關亦九年假之以事任闊略其細故不
為間言輕有移易責其成效而已又不為高官崇令其志有所
未滿不怠於為用也今則不然武臣指邊郡謂之邉任假之為
發身之地歷邊任者曾无寸勞薄效不數年徑至横行刺史防
團廉察能飾厨傳孰於人事者即以為才而又移換改易出形
山川未及知軍負士伍未及識吏民土俗未及諳已復去矣將
何以服四夷而得稱職是由棟權未得於理故下不知所以勸
勵者矣願陛下鑒祖宗之故事重爵賞以待功勞責久任以勸
能効亦取將帥之一節也手詔云西北多故虜態難常獻言論
冝言者多陳悠久實效者以備豫不虞理當先物此可以見陛
下安不忘危思患豫防之深遠慮也国家自祖宗以來不急於四
夷之功以愛民為務而已昔太祖但以豊財練兵保邊為事嘗
指帛内府謂左右 曰北虜若敢似昔時犯邊我以二十匹絹購

一胡人首自計其精兵不過十万我用絹二百万匹比慶曆多矣抑
哉聖人之謀兵法所謂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者自前謂
國家蓄養兵兵過天下之力而且成禍胎矣今再歲天下賦稅
之入只東南和買紬絹是三百万匹而不賜諸用度猶不能
給則公私安得不匱乏哉此乃不待戎狄之患而我固已先困
矣脩禦不虞莫理者如此日願陛下試用臣前言減兵節用擇將吏
選將謹重賞罰以明勸懲以春夏冬之月稍移邊兵就食內地稍
減戍邊野就收內地邊費省則國計足民力寬然後以謹信誓戒
全守備役公費效無先於此奇謫空言又何足聽此亦先物之
理也伏惟陛下至仁盛德高明博大勞謙寅畏以求理要斯常
堯之詢于衆大禹之不自矜先格王之懿讀陛下裕然而有之
臣愧於領疏不學道廣詢問所及謹以近事上對具詔旨
不及者亦不敢僭易有陳也 [illegible]
爲翰林學士上 [illegible]

應詔言事疏　　余襄公

伏見陛下屢降手詔兩府大臣條奏當今可行急務此蓋陛下久厭因循之言思欲興起之治所以頻同清問用伫嘉猷固欲極意更張大去積弊大臣雖時進畫未副陛下之虛懷或損爲條目取衆人之愆怒寧且顧慮而不敢作事者其故何哉臣竊思自古帝王必因大災變大患難然後明君側身宰輔協力增修治道以拯時危既有非常之才因可爲之勢此皆慮始最難之事也以今之天下事勢今之大臣所蘊今之求賢所識臣竊必不能副陛下之望何者自寶元之初元昊僭叛慶曆之間契丹驕傲當此之時天下洶洶惟憂顛越而不能得非常之才因可爲之勢以修國度以修治道人皆歸過於張士遜呂夷簡責其惟能徇私不識權變自去歲夷簡病去陛下取章得象晏殊而任之又不能因此時修文法度以副天下之望今既踰年人心無畏忌若元昊既和之後猶有可畏之勢以寬民力宗臣用最

爲先也臣以爲國家常行之務宗師署諸司之長邊鄙撫長亂
之才牧民踐廉良之臣理財稽明察之吏則天刑罰政無職皆
修矣然究丘借兄費諱山澤之禁則國用足矣省郵巫塩有無
去浮濫之吏則使民力究矣常謹此數事則民可至於小康皆
當國大事行之不必日陳細碎之務以取議謗也夫人主所以
服天下者威無不攝令無不行臂指相制罔有違者今之士人
名路相軏不顧憲章各懷偭強如此風俗之敝不可崇長古者
賢智之事爲王羽儀材武之臣爲王爪牙漢之九御登爲三公
唐之十六衛出領旄節此皆備其才於待用之地也今之臨事
無聞比員領京師職任緩急有大誅議遣大將帥欲誰使者至退
以謂當今爲陛下計者但能使天子自攬威權大臣公行賞罰內
釋將帥退縮吏之氣乐塞盜賊之原所以足國用則天下久安之
勢也

慶曆初上求治尤切常廣天下利害不能盡知臣下精意求

能盡辟詔令西府兩省近臣各盡所言於是言者甚衆然亦
有瑣碎不根治體上頗厭之公疏上亦納其言

一　議編敕事　　宋元憲公

臣伏以國朝以來詔敕數下而逮條比附連名充曹切付煩科碎
目與日而增每罰一事斷一事有司引用皆連爲衆牘不能徧
舉率不紀歲則別加論次謂之編敕條貫飭盡綱目畢張大可
含元細不容髮王者之制揭若日月動如雷霆其言易而文其
禁切而慶伏見今日編敕者繁長根俗與府縣文符無異用字
乖外譜重複旨所謂明白温醇之音邪實由不專任辭誠大
備而多用執法之吏夫法吏者奉行其法可也安制法之人哉
古人有言治國如治家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今欲使法吏誅致
治之本是猶使奴織而婢耕要其成功不可得也臣欲乞專委
儒學之老及輔弼大臣商較敕條略依律文爲駢裁制其文而
四海皈識朝廷之尊傳于萬世俾知人雅之盛仍自今日以往有

臣歷上言欲盡改舊風建敕條若干類陛下謹其命應日並先行之兩府參之群吏若前條確見其短今文率以為便可行於經久者取冊下兩制令以所陳之狀去其繁雜取其精意從約從令著為章程若事止晉文不足發明利害者宜寢而勿報如此則法不數變而民知所從言者必難臣曰今若依律令以為敕天下官吏必不能曉臣對曰今天下所頒律令曹局小吏猶能用之而依律為敕獨不能曉此膠柱之論也又必難者曰夫詔敕者多先帝所定而不當改臣對曰凡詔敕之設本臣庶上陳之見寧一出先帝之口哉況聖人以便利萬物為至仁不以因循陳跡為孝道太宗皇帝改建隆之敕真宗皇帝革興國之法是皆不可守此守株之說也明道二年上時為三司戶部判官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五十八

策

時議策三

論河北守禦十三策　　富文忠公

臣伏以北虜自古爲中國患黄帝時謂之獯鬻周時謂之玁狁秦時謂之胡漢時謂之匈奴唐時謂之契丹其名雖異其實一也有民人而不知教化有土地而不出財貨寒無溫麗之衣飢無甘珍之食凡百所欲率皆不足只知有射獵之事禽獸之獲食其肉衣其皮而已矣於是見中國之盛万物之富愛而不可得幸而不可及貪婪之性復有趫武則不得不爲邊鄙侵掠之患也然爲患深淺係其強弱亦係中国盛衰焉或暫而入寇或連歲擾邊或散處中原或遠出漠北或費兵力而巨萬之或從權宜而允礼之伏叛相倚勝敗不常歷代帝王知其若此不欲困百姓而外事四夷故有曰比之蚊虻敺之而已復有曰接

以禮讓羈縻未絕而已又有或質其子或盟於天或啗之金帛以厭其欲或結之姻好以暱其心自古謀議之臣運籌畫策決爭於廟堂之上者亦惟此數科而已國朝初得天下震耀威武太祖待北虜僅若一族每與之戰未嘗不克太祖因親征之衄虜勢遂驕頻年寇邊勝敗相半真宗嗣位之始專用文德于時舊兵宿將往往淪沒虜騎深入直抵澶淵河朔大擾乘輿北幸於是講金帛啗之之術以結懽好自此河湟百姓幾四十年不識干戈歲遺差優然不足以當用兵之費百一二焉則澶淵之盟未為失策而所可痛者當國大臣議和之後武備皆廢以邊臣用心者謂之引惹生事以搢紳慮患者謂之迂闊背時大率忌人談兵幸時无事謂虜不敢背約謂邊不必預防謂世常安謂兵永息恬然自處都不為憂西北之患稔於朝廷作事如此之失也於是陰相交結乘虛有謀邊臣有奏敵中事宜則指曰探候之人妄報所以希賞固未嘗聽也蕃使每到朝辭悖

慢則尚曰夷狄之人無禮是非曲直不之恤也但只自謾赫佯為包容其實偷安不肯為國家忘私任責盡久長之遠經所以縱其奸謀養成深患是致寶元元年元昊竊發數載用兵西人貧困未有勝筭又至慶曆二年契丹觀釁而動嫚書上聞中外蒼黃不知為計不免益以金帛且苟一時之安此二邊所以敢然者蓋國家向來輕敵忘戰不為預備之所致也臣深見二虜為患卒未寧息西戎則北助北靜則西動必欲舉事不難求釁若通和則要耳重幣必戰則必敗官軍救而後知孰敢不許然自在去住無礙兩下牽制困我中國有何大害而不為邊患有何後悔而長亡惟盟渝盟擾邊我則遂困不幸凶荒相繼盜賊中起則彼二虜所圖又甚大矣臣故曰二虜為患卒未寧息臣上之所陳西北形勢乃唐室以前夷狄之事也其後契丹自得燕薊以北拓跋自得靈夏以西所以其豪皆為其用得中國土地役中國人民稱中國位號立中國家儀任中國賢才讀中

國書籍用中國車服行中國法令是二虜所為皆與中國等而
又勁兵驍將長於中國中國所有彼盡得之彼之所長中國不
及我當以中國勍敵待之庶幾可御豈可以古之夷狄待二虜
邪前既輕敵妄戰不為預備致二虜結禍為朝廷深憂今又欲
以苟安之勢遂為無事二虜各獲厚利退而養勇不數年相雄
而起則無復以金帛可啗而盟誓可約也臣向者累表論奏令
韓琦范仲淹專管西事命臣專管北事臣才識無取濫膺擢任
退自循省何以塞責然敢不強勉夙夜揣摩今輙得守策凡六
事禦策凡七事謹件如右

一河北三十六州軍內緣邊次邊如北京雄霸祁深保瀛莫
滄定鎮冀十二州廣信安肅順安信安保定乾寧永寧七
軍總一十九城皆要害之地可以控制虜寇而不得深入
矣定為右臂瀛滄為股心北京為頭角此四城者河朔之
所恃也餘十五城為指爪支節乃四城之所使者定瀛滄

各置一大帥餘十五城分為定瀛滄三路悉擇善將守之

十九城都用三十萬兵定五萬滄瀛鎮各三万冀二万皆在要郡之地諸路皆通故此余郡皆兵尤多保祁深廣信安肅各一万保州廣信安肅當入虜之衝故三城鼎足相犄欲以交相會合以斷虜衝入之蹊也在鎮定之東舊頗寬後被遠驅入雄以鎮定有重兵不直趙鎮定路才過保州便抵東鹿直出祁深往邢洺路至滄瀛故祁深亦多兵猶多雄霸瀛順安言

安保定乾寧永寧各五千北平五萬為諸路救援之兵今

河朔平時有駐泊屯駐就糧兵十八万本城五万至用兵

時增十万人則戰兵足矣此三十万兵非如景德年間河

自守皆使出而接戰也當時城守不敢出所以寇兵直造

直抵澶淵幾至渡河為京師患今若使良將帥守十九城

分頭三十万衆左右出入縱横救應邀擊追誘衝陷擒戮

且雖愚未信虜敢長驅而南也頃年大兵悉屯定州然閉

城不使出戰者蓋恐一敗塗地則無以救援且防中潰之

變也今雖用兵三十萬而分置十九城右敗則左救從矣

則攛掇宣更有甚時之慶邪其外十七城不復蓄兵只以
本郡鄉兵堅守不使出戰

一河朔州軍長吏最合得人以備寇敵之變自來都不選擇
贓汙不才年老昏昧者盡使為之又移替不定久者不過
一二年其間苟且之人只是營辦尋常之務其經久利害自
知不及其身率皆不為前後相承積弊已甚若不選人久
任以矯前失則異日虜有變故邊城不守侵淫深入為患
不細其上件十九州軍在河朔尤為要害內定保雄霸滄
五州廣信安肅順安信安四軍近已得旨選人差定見施
行次北京已有大臣自餘鎮趙莫瀛深祁冀六州保定乾寧
永寧三軍北平一寨亦乞選差長吏並使久於其任內績
效著聞者優與就任扶祿及厚加賜予使樂於邊寄亡所
然苦則悉心營職自甘久處或廉勤可尚才有不足者罷
之與內地合入差遣若敢為邪緣欲避邊任及有罪不可

留而法不立一死若廢之後身如此則人知禍福必及孰敢

不勉別有事件已具進呈

一除上件十九州軍長吏已下並乞卽委本路轉運提刑安撫

部管鈐轄分擘委充仍委樞密院三班審官銓司選擇不

許循入並須三年一替所責上下得人究職皆舉用兵之

際有可供使與夫臨時以求得失相万也

一屯兵備邊古今常制所患者民賦有限兵食多缺必須廣

為經度且閑歲有凶歉誤之不獲或寇至益兵食常不足

則暴斂掊取何所不至民由是困盜由是起此歷代之所

患也何北自石晉失燕薊之險無所固守是以蓄兵愈多

積粟愈厚國朝踐之頃久至景德講和之後兵備漸弛粟

亦隨減前年西鄙忽生變雖強敵後和而終非悠久之計自

此邊費已兆向去未有寧歲尤宜謹備禦之策使久而不

匱臣輒得養兵一條其一據守邊兵馬合留外屯駐駐泊

就敕諸軍悉分屯於河內鄭懷衛濮等州以教以養況其
地屬是不營而足率三年一代遇有警急發將召之不旬
日可到豈有役期不及者哉所以略省河朔誅斂以寬疲
民使之安逸蘇息坐待寇至而用其幾亦然師有餘力可
以御敵其二緣大河州軍起教贊變移河南民從及潛江
淮與以實之分屯近邊兵馬每二歲一代亦足以寬河湟
之困民二者可擇焉或兼用亦善不然臣恐無事時河北
已見彈竭一旦用武又重加斂民必怨叛則肘腋之下皆
爲仇讎豈暇禦外寇哉
一河北最號勁兵之處若盡得精鋭則無敵於天下況夷狄
乎項吞朔徒未與匈奴講和虜每入寇唯懼北兵視南兵
輕蔑之以我分南北兵各爲一軍凡虜陣必先犯南兵南
兵潰則并北軍累之而必敗繳此因有以南北兵混而戰
者敗走北兵去南兵尚多徒能張爲聲勢而實不足用臣願

自今河北增募土兵為禁軍料錢不可過五百文每成一指揮即代南兵一指揮歸營不數年三十万盡得北兵不教之精勇則為敵所畏服豈敢輕動哉或議者謂不宜益兵則請於別路罷招以此易彼亡所增費而得土兵勿成他郡糧不足則願用臣前奏養兵二條

一北虜風俗貴親率以近親為名王將相以治國事以掌兵柄而信任焉所以視中原用人亦如己國向者燕王威望著於北虜知是皇叔又為王爵舉天下之尊無與二謂朝廷庶事皆決於王又疑王善用兵天下兵皆王主之嚴刑好殺無敢當者北虜疑此益所畏懼故幽薊小兒夜啼輒曰八大王來也於是小兒輒啼每牽牛馬度河或旅拒未進又曰必是八大王在河裏其畏服如此虜人每見南使未嘗不問王安否及所在朝廷以王之故亦見重於虜朝廷有如是親賢每欲妄動未必不畏王而止今春王薨識

者亦憂之謂王之生則北虜以朝廷為重王之薨則北虜以朝廷為輕矣自亦賀慶國家將帥既未聞於夷狄而親王素有威望為匈奴所畏者又已淪謝且不復更聞有皇親可以為朝廷屏翰者愚以謂王室孤弱無所扶助本根不固易以動搖此誠宜為夷狄之所窺測也臣願陛下親擇宗室中年長知書識理道曉人事者十數人為千載千里知州（慮宗室不達民政或有任性為事通判位下難以規正宜擇方嚴公幹近上朝臣一人為同知州所貴勢均力敵可以共事而無所乖失俟歷一兩郡政可以獨任則罷同知州又置通判）又擇其次者數十人為千里內州郡鈐轄（恐亦未練軍政職事不多其部監監押未可成官宜擇廉幹歷練之人令共職切臣良守臣伺察而裁處之）其年少官卑度其稍堪差使者為幾縣都監監押（雖年少亦須二十歲已上者亦擇良令長以歲正之）並限二年一替亦用文武臣考賞罰之法以勸沮之內有勤儉好學樂善為有曉習文法能治民事者量高下等第或降詔獎諭或賜金帛或遷官秩有諸過者亦量大小等第或罷俸或黜

金或降官甚者召還黜於宮宅俾之省過一二年後遣補外凡三省過而遂不改者終身使奉朝請如此教育之選試之善者必賞不善必罰自知不敢矣當有賢宗室如前漢河間後漢東平二王者不為難矣内可以藩屏王室外可以威示四夷此有國家者之急務也觀三代以後與王者今日得天下明日封建宗室至于繼緒之子亦皆為侯為王分割土地自成邦國所以分布枝葉庇蔭根本張大王室壯觀天下使夫豪無間辭無異意謂四海之內盡是一姓雖有凶謀竊討不敢妄動此前代帝王制馭天下長久之策也布在簡牘驗之可信今則埋沒抑壓使同寒素縱其非僻殊不教訓雖有說書之官又實虛設是欲遏之而不令知善道為善人甚非帝王養宗室之義也至於自庶之家有子孫弟姪者無不孜孜誨誘使之成器蓋持門戶奉宗祀若子孫不肖則家道淪没又有哲貸之夫賊

乎微者日求外合之粟以活妻兒尚毋日那一二錢令厥子入市孝謂之孝謙亦欲厥子讀書識字有所進益而嗣其家國家富有天下基業全盛實祖宗艱難而致所宜子子孫孫相承不絕為萬世之計豈可宗室滿宮而陛下都不教導任為過惡俾外夷輕笑是陛下自去枝葉而取孤根易搖之患臣竊憂之臣又伏思陛下任李用和為殿前副指揮使任曹琮為馬軍副都指揮使是任親也用和與琮誠親矣然皆異姓異姓者尚有信之則宗室同姓與陛下是骨肉之親反不可信之哉陛下不過謂宗室無人臣謂今則誠未見其人教之試之當自有人矣今雖朝會時群行旅進青紫滿道士大夫見者方知有宗室但出得都城四門之外已不知宗室之有無况天下乎况四夷乎此古豈至周世宗其間所歷何啻万代而宗室不教不試不用微弱之人未有如本朝之甚之極者也宜乎為識者之

所發而北虜之所輕也且如北虜有向人王籍禰孝穆北大
王謙李惠鈞皇甫嵩吳雅韓是其所寵有甚忠良前
歲表使諸臣之冊又詢其國人未必實曾于武而中原聞
之莫不疑其人人皆良將也其故何哉蓋聞其名而疑其
有用其不今朝廷若能崇植宗室使尊名漸著則於北虜亦
謂南朝宗室有人根本牢矣藩屏固矣欲謀則息欲動則
止古者有以實攻擊務者亦有虛聲攝敵者兵尤重先聲
而後實克臣之所說必能聲實相副願陛下行之無疑
景德以前緣邊土兵無事時戍本州軍寇至則盡為緣邊路
部署司抽起公邊缺人却以內兵屯守甚無謂也夫土兵
居邊知其山川道路熟其彼中人情復諳虜中次第亦諳
其營護骨肉之道且又服習州將命令所以禦侮必堅戰必
勝也若遷入內地則山川道路不知人情不熟虜兵不諳
骨肉不在州將命令不習又兼南兵怯弱所費則難不必

堅城不必勝也北虜雖懼主兵每聞以南兵番替入內地虜人大喜故來則勝而回前年兩朝有警定部復尋鼻禦哉
遂盡抽邊兵守定州河湟之民大恐以謂官軍必敗半而虜敵中止不見失律不然王師必矣且顧自此若虜入寇必邊土兵只在本數不復令部管司抽發若透漏土兵尚少即以南兵益之其有餘方許部管司抽起況部管司自有近裏州軍主兵司以聚而為大陣矣上備議計九城砦分頭兵十九
方州戰除十七城係近邊州軍只用邊兵守之不出戰其逐路部管司於十七城聚大軍兵矣更遣邊兵勇悍不畏堅敵蕃騎初入使當堂堂之鋒或得便可戰必能取勝則近裏州軍人心自壯雖南兵之怯亦自增氣古以南兵在邊遇寇一敗虜騎乘勝而南則表裏震恐且精銳盡在部管司亦已沮喪安能保其全勝哉
一界總以前匈奴寇邊多由雁狐易州界道東西口過陽山于度沸戍入自廣信之西後又多出兵廣信安肅之間大

抵虜騎率由西山之下入寇大掠州軍然後東出雄霸之間界河之前二州之間塘水不相接因名東塘西塘二塘之交蕩然可以為虜騎歸路遂置保定軍介於二州以當賊衝厥後開導不已二塘相連雖不甚浩渺而賊路亦少梗矣然或數冬冰堅或旱歲水竭亦可以濟未為必安之地雖設險必以兵控扼之則虜騎無以過矣自餘東從泥姑海口西至保州一帶數百里皆塘水瀰漫若用以為險可以作限尺自保州以西至山下數十里士塘水之阻虜騎可以平入虜若守盟不動則我無先發宜用臣上策屯兵之法足以固守方一渝盟入寇用臣之策可以轉禍為福遲恐滋蔓矣何以禦之今虜若寇邊必由廣信西來虜騎初入境緣邊州軍堅壁亦不得出兵虜必不顧而進將入鎮定亦堅壁虜必易我而懈於是令廣信安肅保州三城開壁會兵虛張而不與戰虜必分兵寇掠已而入鎮定五

閑壁復不與戰虜既前後受敵必未敢長驅而南於是我急從滄州取海上路以數十艘出輕兵三千趨平州入寇家口咫尺燕薊約計程數日至北界平州地則林木路草約五百里不少重言其日然後自雄霸之間即景德年虜騎東踰之路也又出精兵直抵燕京會滄州兵擣其腹心破其根積彼見兩下兵入則莫知為計矣燕地其亂入寇者必有歸心又為王師所牽而不能遂去於是乘其向背之際使沿邊三城及鎮定兵合擊必大破之追奔及燕盡逐虜兵過山後虜兵入界則勢若敗而出塞則分以散走為飛騎所衝突則易矣則虜騎無復南首因其安動可以一舉而復全燕之地按數郡縣只之谷平景朝切骨之恨旦自謂必無遺類矣既以兵守四關口外惟西山後有新開及牛鐵腳猪窠三日虜人以通山後入州之路然皆峻狹不容車馬虜人鑿山為路只通人行險峻非兵行之道雖不加防守亦無所害或於口側以伏兵馬縱虜人寇發伏可以盡殺之假如陛下謹重

未欲全事復燕之策即請寇入之後頻重兵於西山下虜
騎有所掠而東出七路進退不遂我於是以十九散之兵
分布掩擊必使退敗保無深入之患虜勢既屈與物則削
與和則必亦制匈奴之下策也

一燕地割屬契丹雖逾百年而俗皆華人不慣爲匈奴所制
終有向化之心常恨中國不能與我爲主往往感憤形於
動哭臣前年奉使虜廷邊上往復數次邊人皆勸臣興重
契丹以困民力一入寇我緣邊土人甚有豪傑每一豪傑
可自率子弟數百人爲官軍前驅願朝廷復取燕薊五辱等
却爲華人死亦幸矣自切壯之慰謝而退朝廷之力未及
外禦遂處邊豪之請雖臣未嘗忘懷思爲異日之外用自
後不煩尋訪所得邊豪頗多將來虜若寇境臣必能以所
得邊豪各自率鄉户各成一隊或爲嚮導或爲内應或破
陣或攻城大可以爲王師之一助矣其始去則質其家其成

功則厚其賚臣不患其譎而反為害也

一古者有外虞則以夷狄攻夷狄中國之利也朝廷西有羌人之患力足備禦不假求外援以自助唯是北虜強盛十倍羌人異日渝盟忍叛南下王師力若不給則禍未可涯宜求所以牽制之術使有後顧而不敢動則有所憚而不能悉銳以來我力足以禦禦之此不可不慮也今契丹盡服諸蕃如元昊回鶻高麗女真渤海惹離鐵勒黑水靺鞨室韋達靼步奚等弱者盡有其地強者止納貢賦獨有高麗不伏自謂箕子之後三韓舊邦讀書禮義之風不減於中國契丹用力制之高麗亦力戰後不得已而臣之契丹知其非本意頗嘗勞於制御高麗亦終有歸順朝廷之心臣伏見淳化年中其國王王治遣契丹兵入境遣使元郁來朝納欵太宗不從但優詔回答又於咸平年中其國王王誦遣户部郎中李宣古來使真宗不納但降優詔而已又於

祥符七年其国王王詢遣工部侍郎尹古貢表來使表稱
今斷絕契丹乞歸附大国仍乞降正朔并皇帝尊号真宗
又不許陛下即位後天聖二年復曾遣使來朝朝廷差
柳植管接其事甚近可以按證前後高麗四次遣使修貢
每來必言不願附契丹而願歸朝廷終不允納雖然高麗
歸附之切如渴者望飲飢者美食無一日而忘也但略遣
人翱發則其來必矣來則善遇之許其歲朝京師賜与差
厚於前以回其心優為詔命之辭以悅其意它時契丹復
欲犯順以逞志我遣人使高麗邀之且約曰契丹往來无
故侵高麗三韓之地今又累興師深入誅求無厭高麗虐
苦之我先帝重惜民命不欲數與之鬭故歲遣厚幣於茲
數十年矣今契丹又欲背施肆毒犯我邊境我重民並怒
皆願死戰我不敢違衆師征有日高麗又幸兵相應表裏
夾攻契丹敗則三韓之地及所得人民府庫盡歸高麗我

秋毫不敢有但止復所割故地亦高麗素怨契丹侵其地又怨每歲斂取過重何者恨無大國之助以絕之聞今之說必然從命然則契丹不足破也或者疑其納高麗則契丹可以為釁端不使臣答曰前歲之隙豈為納高麗負辭邪夷狄之性變詐多端若欲背盟何說不可豈宜動自拘礙不敢有為直俟禍來坐受其弊愚者尚不肯如此況謀謨天下之事乎高麗果入貢假契丹來問我當答以中原自古受方國之朝獻如高麗素稟朝廷正朔但中有阻隔今却復舊好使我何辭阻絕之與契丹納諸國之款一也契丹安能使我必不納高麗之貢哉且又思之若契丹寡弱不足為虞或能謹守盟誓無陵侵中國之志則何用遠納高麗之款而忽契丹之約今契丹盡吞諸蕃事力雄盛獨與中原為敵國而漸有憑陵之心況前歲已生釁隙自知不直謂朝廷偏增金帛後圖釋憾不久又將先有以亂

我爲讎敵而謀之則不及矣經營措置今及其時臣又嘗聞
契丹議曰我元昊与高麗約連衡攻中原元昊取關西高
麗取登萊沂密諸州（又曰高麗闊僻從不能以騎救我但縱兵入掠京東官私財物而去）
則取河北三十六州軍以河爲界臣聞此久矣万一果如
斯説臣恐朝廷必無以制之外寇如此窺窬中國中國但
因循日過一日臣不知終久其何奈高麗累年貢奉朝廷
朝廷終不許遂失志事契丹所以爲契丹用也契丹既使
假令不從今朝廷能討高麗進貢正遂其久志則必反爲
我之用矣契丹何能使之耶臣孰知高麗雖事契丹而契
丹讐嘩之天聖三年契丹嘗伐高麗（是恃朝廷契雖[illegible]）高麗敗
契丹兵三十萬匹馬隻輪無回者自是契丹常畏之而不
敢加兵朝廷若得高麗不必俟契丹動而求助臣料契丹
必疑高麗爲後患必未敢大衆而南只此已爲中國之大
利也臣願陛下行之無疑

一鎮定西山有谷口十餘道不通北界山後之路昔歲巳前
不甚把截盡皆開收殺林木攔遏故虜率由茲路而入雖
有來者亦必艱阻臣頃聞河朔人說契丹自山後斵伐林
木開鑿道路直抵西山漢界而止今則來往通使可以行
師臣亦細詰其由云契丹舊亦疑朝廷有復燕之志恐天
兵渡界河直北趨燕京則虜人欲出我不意由山后進兵
旁擊鎮定橫行河朔牽制王師以解收燕之患也臣必料
往年緣邊巳曾探報聞于朝廷今或契丹自廣信安肅入
寇我必以重師禦其鋒若有西山別來出于鎮定橫行背
擊倉卒爭敗績則大事去矣兵家切務不可不知當得能幹
而謹密者塗往經制如何屯戍如何捍禦必有可以勝之
之術先事而定以待其來則保邊之道也
祁深二城舊非要郡宿兵至少故城壘迫而陋不甚修葺
切聞契丹今復入寇知吾重兵屯鎮定不肯南向直走魏

過深州便取東南路由祁深以來祁深二壘嘗廣而高之以防攻逼（若者言不堪制御砦城也若因而實之則無妨）又曰虜所懼鎮定并祁深必謂二城兵寡不戒而過我若乘其不備使二城潛出精兵首尾應而擊之必大得志此係於臨時非可預度然亦當知之俟其交則易為謀矣

一漢唐以前匈奴入寇率由上郡鴈門定襄等路蓋當時中國據全燕之地有險可守匈奴不敢由此路而來也自石晉割燕薊入契丹無險可守由是虜騎直出燕不復尋定襄等故道今朝廷若留意河北邊鄙有備虜不可得而入須求別路以來路或難可入寇雖取定襄等路為犄角之勢則河東不得不大為防或增立城堡或造作險阻何地可以設奇伏何路可以出奔制此須預為經度素有準備則臨時足有御捍應卒不至倉皇使與河朔表裏相應寇不能逞此誠實邊防之急務也

右守禦並策錄一十二條是臣庚辰壬午二歲奉使契丹日於
河朔往回七餘次詢諸緣邊士兵并內地故老傳采參較得之
頗詳及到虜庭議事文頗見其情狀必至稽於載籍質於時務
用是發憤撰述以副陛下委責之意即非臣任胸臆冒聖聽惟
陛下令兩府會議可者速行之其未可者交相致詰而是正之
臣必不敢持己有私旁指衆證兩府亦不得畏事恭病而無所
發明如此則庶幾謀行而患息可弭矣臣聞古者人君遭患難則
復修道德可以無咎是故文王出羑里純任教化而終滅獨夫
勾踐脫會稽厲精武事而終殺夫差又聞主憂則臣辱主辱則
臣死是故陳王荅書悖慢而楊素下殿請死裴[?]賊[?]難[?]而
裴度誓不兩全終之隋滅陳南裴度平淮西有以見古之君臣
所為各得其道而不墜功立業聲施後世者也非契丹背約乎
桀黠凌朝廷以中國之尊以醜敵兩陛下固未聞有文王勾踐
復國雪恥之心臣下亦未見有楊素裴度死難[?]賊之志也

而望排患解紛建功立業如古之君臣何可得也臣計北虜勢方強盛可以入寇而執當議和者有詞也謀而後舉以爲萬全之策也又計今國之勢如人坐積薪之上而火已然雖悔未及其身可謂危矣北虜之強既如彼中國之危又如此而尚不急求所救之術是欲秦之自亡邪臣備位樞府夙夜憂畏恨未得死所必俟國難頗舒辭免樞職與河朔一要郡得以效拙經營邊事雖未敢必謂無虞然亦或可稍寬陛下北顧之憂矣伏惟早賜裁幸 慶曆四年六月上 附錄樞密副使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五十九

策

時議策四

論備邊七策　　韓魏公

臣聞漢文帝襲高惠承平之後躬行節儉國治民富刑措不用時賈誼上書言事尚以為可慟哭太息豈其過哉蓋以深思遠圖長久之計欲大漢之業垂千萬世而無窮者也陛下紹三聖之休烈仁德遠被天下大定民樂其生者八十餘載矣而臣竊覩時事謂可晝夜泣血非直慟哭太息者何哉蓋以西北二虜禍釁已成而上下恬然不知朝廷之將危宗社之未安也臣今不暇廣有援引請粗陳其大槩竊以契丹宅大漠跨遼東據全燕數十郡之雄東服高麗西臣元昊自五代迄今垂百餘年與中原抗衡日益昌熾至於典章文物飲食服玩之盛盡習漢風故虜氣愈驕自以為昔時元魏之不若也非如漢之匈奴唐之

突厥本以夷狄自與中國好尚之異也近者復弄朝廷西方用兵違約遣使來關南之地以啓爭端朝廷發忿生民爲之隱忍歲益金幣之數且固前盟而尚邀獻納之名以自尊大其輕視中國情可見矣又元昊父祖以來莫襲封爵招納亡命雖外示臣節而內全兵力至元昊則好亂逞志併甘凉諸蕃以拓境土自度種落强盛故僭號背恩北連契丹欲成鼎峙之勢非如繼遷昔年跳梁於銀夏之間亦元昊累歲盜邊官軍屢衄今乘定川全勝之氣遣人約和則知其計愈深而其事可虞也議者謂昨假契丹傳道之力必事與不合豈不思契丹既能使元昊罷兵豈不能使元昊舉兵乎比來辭禮驕慢殊未盈不比虜之言既已無驗亦豈有合從之策以困中原朝廷若彰西民之勞暫求休養元元且以金帛啗之待以不臣之禮臣恐契丹聞之謂朝廷事力已屈則又遣使移書過邀尊大之稱或求朝廷不可從之事須頃其甚聽約然後點大半之衆直趨大河復使元昊舉兵

深寇關輔當是時未審朝廷以何術而禦之或西鄙稱藩專事
北寇陛下親御六師臨澶淵以待之耶未知今之將卒事力與
祖宗時何如比真宗北征時何如欲駐蹕北京以張軍勢臣恐虜
衆由德博度河直趨京師則朝廷根本之地宗廟宮寢府庫倉
廩百官兵軍家室所在而一無城守之略陛下可擁北京之衆却
行而救之乎臣所以謂可晝夜泣血者誠憂及于此冀陛下一
悟而急於拯救壯朝廷若謂今之盟約尚可固結則前三十年
之信誓朝廷何負二虜而一旦違之哉彼狼狽之心見利而動
又可推誠以待之乎夫得於先見預為之防則功逸而事集若
變生倉卒駭而圖之雖使良平復生為陛下計亦不能及矣臣
是以夙夜思之朝廷若不大新紀律則必不能革時弊而弭大
患臣輒畫當今所宜先行者七事條列以獻其大略一曰清政
本樞密院本兵之地今所主多苛碎脞末之務中書樞密院事
有例者著為法可擬進者無回奏其餘微瑣可悉歸有司使得

從容謀議賜對之際專論大事二曰念邊事今政府循故事纔午即出欲稍留則恐礙衆退朝食罷怱遽簽書而去何暇及疆事哉謂宜須未正方出延此一時以專邊論三曰擇才賢自承平以來用人以敘遷之法故遺才甚多近中書樞密院求一武臣代郭承祐衆議累日不能得謂宜倣祖宗舊例於武臣中不次超擢以試其能四曰備河北自北虜通好三十餘年武備悉廢慢書之至驟然莫知所爲宜選轉運使二員密授經略責以歲月使營守禦之備則我待之有素也五曰固河東前歲昊賊陷豐州掠河外屬戶殆盡麟府勢孤絶宜責本道節度險要建城堡省轉餉爲持久之計六曰收民心祖宗置內藏庫蓋備水旱兵革之用非私蓄財而充已欲也自用兵以來財用匱竭宜稍出金帛以佐邊用民力可寬而衆心安矣七曰營洛邑今帝都無城隍之固以備非常議興葺則恐爲張皇勞民不若陰葺洛都以爲遊幸之所歲運太倉羨餘之粟以實其廩庾則是居安

論兵策十四事　　田宣簡公

一曰自昊賊弄兵侵噬西鄙開拓封境備禦之術固非朝夕始於漢界緣邊山險之地三百餘處修築堡寨欲以收集老弱併驅壯健為入寇之謀初貢遣書亦未敢接范雍在延州屢使王文岡輩先肆侵掠規貪小利賊遂激怒其衆執以為辭王師伐叛屬民之財自此失之劉謙高繼嵩等破龐諸族任福襲青諸族任福襲白豹城皆日指為大功無不殺戮老弱以為首級彼民皆新免於賊以求衛禦吾民受制甚類而又使無辜被戮甚衆人靈上下文移皆謂之打虜呼可駭也或謂國家以不用兵將卒未練欲使稍致功藝焉而習見於戰鬬爾然賊衆諸處設備甚謹凡行打族俘獲與殺傷人數極多如邢仁裕打乂娥族亡三百四人無所獲任政打鬧訛堡亡一百九十三人秦鳳部署司打隴波族亡九十六人各獲首一級麟府軍馬司入賊界掌制亡三百

八十人斬馘十八其餘大五小獲無足言者以此計之實傷挫
國威取賊輕侮自今宜且罷打族但嚴設守備以俟賊至然後
別為之策以破姦謀二曰自昊賊寇邊王師屢戰不利非止人
謀不善抑亦眾寡非敵近因好水川之敗士氣益沮諸將既沒
牙隊之兵罪當斬朝廷普與寬貸欲為招輯但恐屈法事非
獲已軍中相勸以退走自全為得計陝西雖有近二十万防戍
城寨二百餘處所留殊少近又欲於鄜延環慶涇原三路合抽
減防守戍兵鄜慶渭三州大為屯聚以備賊至然令鄜延路有
兵六万六千餘人環慶路四万八千餘人涇原路六万六千餘
人除留諸城寨外若逐路盡數那减屯聚一處更會合都監巡
檢手下兵毋為一陣極不止三二万人賊若分眾而來猶須力
決勝負或昊賊自領十餘万眾我以三二万人當之其勢固難
力制議者但欲以寡擊眾專於偶勝非万全策也夫能以寡擊
眾徼一時之勝若或得此利或殺吾眾非可恃以為常今欲

之形洞可前與而恬然坐視莫知其為計也議者又謂賊若併
兵而入則率作路殺兵以禦之且賊每入寇既有所得輒颺去
卷一夕而去作路固無所及矣或謂收保邊民持重以觀其勢
可擊則擊不可則已賊不過破毀民生困食芻積而歸不出旬
一日之不敗則可也深慮後患有異於斯臣去冬在都下嘗聞
士大夫相與言謂小羌不足憂何則叛命之初我無邊備若其
隋擁至則關中安危未可知此賊計之失也自劉平石元孫陷
沒中外騷駭賊若長驅而至誰能當之此二失也臣始聞此說
亦誠謂此賊之易與也今觀其包藏姦謀圖全擇利乃知所謂
失策者實賊之得計也且賊之未敢長驅亦猶我之未可深入
所以然者主客異勢進退懷疑邊防之兵並出其後險要之地
或斷其歸是將成敗於一舉豈勝算哉自去秋被虜寨平寧敗
沒延州之境蕩然一空日者山外之民被掠奔潰已亡大半是
謂州之境又漸空矣料賊今秋或來春猶且驅劫而已必使我

藩籬盡去表裏可見然後安城破邑斬謀長驅則無後顧之患臣所以謂關中安危繫不可測願朝廷為勇斷之計也所謂之勇若在乎發內帑之財募陝西河東強壯之民五七万人分屯鄜延環慶涇原三路併及防秋則以逐處弓手分番戍守成累而參以正兵每內及五六万人以上精加訓練我軍既衆其氣自振也必曰募民兵則衆情不安增邊戍則大費不贍此循常拘近之論也且民兵之法祖宗所行記今軍中餘老多在加之出錢選募非同點差其中必有樂於助用者且內帑之積祖宗本為用兵今乃其時也三曰用兵之法當先有部分部分進退權於大將旗鼓常在中軍自西陲用兵每戰必敗好水川之戰任福實為大將而不能指麾號制以為己任乃自率一隊前當敵鋒矢盡勢窮而後陷沒忠勇之節雖可嘉憫然論其才力止一卒之用矣部分不明多則不能辨少則不能勝進退所勸退無術止一有紛亂則其勢亂矣欲矯此弊在乎先求大將之才設

其威權而尊寵之如葛懷敏為鄜延部署張亢為鈐轄高勇偏
裨之禮奔走塵下若犯令即當誅之乃平時往來動皆鈞禮韓
琦范仲淹為經略副使葛懷敏見之禮容極慢上下姑息三軍
之士何所法耶夏竦陳執中不能身當行陣為士卒先至於選
擇大將明定部分乃其職也朝廷降詔令更互巡邊采察邊
臣中有材任大將者特為不次拔擢其驕怯之將每自顧重不
為國家盡力者奏罷黜之則部分立而功可冀矣四曰自古用兵
未有不由間諜而能破敵者也昊賊所用諜者皆厚加賞賂極
其尊寵故覘我機宜動必得實今邊臣所遣刺事人或臨以官
威或量與茶綵止於屬戶族帳內采道路之言便為事實賊皆
變詐重成疑惑今請有入賊界而刺得實者以錢帛厚賞之賊
將野戾剛很喜禍乞之徒皆元昊親信勿用王氏所近漢界出
入從者不過一人若能募死士陷背降首見去賊之手足王公
獲叔用此策但朝廷不肯美官重賂則功豈難論五曰唐置都

護府掌撫慰諸蕃征討斥候及行賞罰叙録勲勞其屬有長史
録事功倉戶法諸曹具得為開府之盛國朝承五代之後事歸邊
防當西羌安輯弱胡是故羌意及此今昊賊大肆殺掠緣邊屬
戶各顧家族心生向背又使姦人縱行誘脅以此賊勢轉盛而
邊候無復扞蔽今新置招撫蕃落司所謂招撫者非飲食不足
以得其驩非貨賂不足以回其意非術數不足以去勢一作其勳
非刑誅不足以制其驕暴者曹偉在秦州誅賞並行戎洛懾伏
此涇原用韓質秦鳳用張儇皆韓琦隨行指揮使雖各有武勇
至於招撫之術豈可倚耶璩慶一路屬戶本自經賊殘破部族
全整人甚戰鬬若綏御有術可得精兵數萬今請令部署與
王處端協力招撫仍令韓琦王沿龐籍張奎同領之事之大
者關報部署司其餘知州通判更不兼管以蕃正兵萬人一
歲之費為招撫之具則事無不濟自來屬戶敗蕃皆自鹽以求
厚利今一切禁絕之欲以困賊然絕屬戶之利無以資其生大

宗朝鄭文寶請禁青白鹽以困賊迁可不戰而屈人兵詔自陝
以西市之者皆坐死其後犯法甚衆戎人乏食寇抄邊郡内屬
万餘帳歸繼遷命錢若水馳傳視之因詔尺復舊制戎人始漸
歸附今日之势若又加招撫稍寬鹽禁則屬户无不得用議者
疑邊儲已窘而又興費不啻非至計也且國家通使唃厮囉欲
藉以為用賜予二万以促其出師終无寶効是捨屬户近成之
効而信西蕃遠方之言豈至計耶自昊賊破犛牛城緣无小會
而唃厮囉遠處歷精城偷安苟息其子牡氈角瞎氈自立皆為
仇敵尚不能制朔能為昊賊輕重邪温逋其乃唃厮囉親信首
領之最其子一聲金龍有衆万餘最為强盛乃与昊賊結姻唃
厮囉日益危弱今欲以為國家用非吕之所能知也以是論之
招撫屬户不猶愈於彼乎六日環慶路投來蕃部極多亨昧等
幾延安之前失虜賊馬有衝内應為患欲遷襄唐州界給贍望
使就生業文旨不肯離任坐躥加赶遣則戎心動搖或致生事

若招撫蕃落司得人令邠寧族帳察其心之向漢者有給緣邊閑田編於屬戶或徙處畏殺必年少者從之內地然因威裁制其導百端若非權謀未易集事也七曰蕃落廣銳鎮戎保捷皆是土兵材力伉健武藝精強戰鬬嘗為士卒先自昊賊擾邊以來唯土兵踊躍志在爭功其如請給甚微不及東軍之下者振武料錢五百而一百五十為折支積數月乃支又皆麤弊不堪之物如新添虎翼者自南中選揀率稍領綿頸而去不知戰鬬見賊殊死傳者皆以為笑朝廷但且以塞數為名而已若月添土兵請給事恐難行請遇時支比常優加其數或別定南郊賞例以激其心則其立功必不在東軍之後矣八曰緣邊屯戍騎兵重額高者無如能衛聞其間有不能被甲上馬者況驍勝雲武武騎之類馳走挽弓不過五六斗每教皆望垜發箭馬前一十二步即已墮地以成甲之堅縱使能中亦不能入況未能中之請盛將緣邊兵益添步卒而減騎軍但五分得一足矣以一騎軍之費可

贍步兵二人而又責其市馬之類擾害亂利莫甚於茲也九曰西賊每至諸城寨不料眾寡並須出戰稍有稽違皆以軍法從事使趙奢李牧周亞夫授任於今日獲罪必先於諸將矣邊臣甘死事猶獲子孫之福不敢持重伺隙自取嚴誅今若遇寇大至且堅壁以守須會合諸路兵馬可以取勝則令出戰若賊衆不多而畏懦不即追討並行誅之十曰主將用兵非素撫而威臨之則上下不相附指令不如意西賊首領各將種落之兵謂之一溜少長服習如臂之使指既成行列舉手掩口然後敢食慮酋長遇見疑其語言其整肅如此眾任福在慶州番漢各已信服士卒亦已諳練一旦驟移涇原值賊至麾下隊兵逐急差撥諸軍將校都不識面勢不得不陷覆今請諸路將佐非大故毋得輕換易庶幾責其成功十一曰古之良將以奇撫循士卒為先所以先者鋒刃之下死生俄頃固宜推盡恩意以慰其心李牧備匈故市租皆入幕府為士卒費趙充國禦羌戎亦曰樂

士太祖用姚全斌董遵誨抗西戎何繼筠李漢超當北虜人各
得環慶齊棣一州征租農賦市牛酒犒軍中不問其出入故得
戎寇屏息不敢窺邊臣前通判江寧府因造紙甲得見逐年帳籍
見曹彬征江南日和州係次起餉猪羊肉數千斤以給戰士近
范仲淹在延州奏乞比永興軍秦州支米造酒官司一分以為
典例而罷今請渭延慶三州及諸路部管司並持支米造酒仍
比都管司別給隨軍錢務令贍足除軍員外其餘士卒每一季
或因都閱或值出入並須量有霑賚以慰勞士古者命將出師
閫外之事無不專制財粮用度豈有異司今主兵主財者皆力
敵權均勢相制豈國家任人責功之大體邪十二曰功作器
用中國之所長非戎狄可及今賊甲皆冷鍜而成堅滑光瑩非
勁弩不可入自京齎去衣甲皆軟脆不足當矢石以朝廷之事
力中國之徒巧乃不如一小羌乎由彼專而精我慢而略故也
今請下逐處悉令工匠冷鍜打造紕細甲鏃發赴緣邊屯用八

九斗力弓試射以觀透箭深淺以賞罰之聞太祖朝舊甲絕爲精好但歲久斷紩乞且穿貫三五萬聯均給四路亦足以禦敵也十三曰今春昊賊寇邊器械攻城之具極爲拙鈍此時儻若備世料賊年歲間破盡緣邊離落必驅迫漢民爲户使爲先登以攻城邑邊城一有不守事固可憂今修築城寨雖漸完固其如軍民不知守城次第請下河北選守城卒三五十人諳曉指教善治器用大爲之備賊動必求全常顧後患若邊城堅守攻之不拔則亦未敢長驅而深入也十四曰昊賊蓄異謀歲深盡更漢法自作蕃書非恩信可以撫文令所能動若非天威振赫大挫兇鋒其勢未已二緣邊與賊山界相接人民繁庶每來入寇則科率糧草多出其間山界之民引弓甚勁與賊爲戰所謂必矣此若公賊地逃向漢甚近若承戰勝之勢賊若皆散承其不備分路進兵而攻取之抗禦者誅殺降順者招懷之無草係之南徙其間險要可守之地則築堅壘以據之所得土田給與有功

屬戶必不可守則縱兵使蕩以弱賊勢若黃河可屬數則截割縱
捨制之在我再思如此則遊難可收矣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六十